刻源集三十卷

道光二十年二月三日
上海郁氏刻竟連平
練立人題於希鄭齋

別源集三卷
卷元戴表元著
宜稼堂刊本
沈炳垣臨何
氏門評校
藏園校鈔本
三校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劉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譔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譔博士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劉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劉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

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
骫骳師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
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
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閒東南之士以文章
大家名重一時師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
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
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
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黃蕘圃云潛溪舊刻前明神廟時已無從購得何論今日然訪閱東城顧五癡家曾蓄一舊刻本未知卽潛溪所序而梓之者否俟二遺諸友人

重刻剡源集序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蓺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爲文其命意搆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衒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適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

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强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卽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爲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爲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歷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敘

刻劉源集小引

劉源先生集集宋劉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摛藻爲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秋林然先生輒又斂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者至世之升沈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爲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爲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

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竝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燭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爲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顧安能爲先生志萬一而思寢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歷辛巳仲秋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道光辛丑三月余因公赴上海門人郁泰峯以此見贈　又三月三日裝訂訖炳垣識

泰峯刊此書板行已四年矣甲辰仲冬復得吳郡黃蕘圃所藏柳
村所藏本三書均以硃筆錄何義門先生評校讀義門自跋校文集
時固未嘗見討集也今觀討集評校語與文集一毫筆畫其爲義門所
校無疑按黃氏本除何校外又據梨洲先生所刊文鈔及他所見本並以
校入張氏本錄何校外間附硃墨藍三筆簽條其云重記者則柳村太
守已出也義門所校本即泰峯所據以刊之本其中增刪字句是正譌
誤屢不少因將黃張兩本中校改字句重錄於此書上而不復箸校者
姓氏以兩本所校非一本注記手也其有他本筆誤而黃氏據以校者
或古今字異而義本通同者今悉刪去以省煩複錄訖畢因誌其
大略如此時道光乙巳冬十月廿又七日桐鄉沈炳垣書於上海之陋新
署之華箸身室時年六十有二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
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
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
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
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
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
偕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
經義纍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摽掠前
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

之爲又稍上之聘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餅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徹而其徹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姿態横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亾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

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卽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黄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劒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

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卽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卽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遡先生之沒

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祕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乎好尚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尚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于衰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牘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

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
萬歷元祀歲在癸酉夏孟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
于巴渝之官舍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浮之莊騷者爲深文
枋尤近于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然後究於窮步
崩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菜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
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幾耶然係筆物吻宋季
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

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抄本作太平州司戶廳題名記 垣校文題作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文鈔卷一 一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第二卷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文鈔卷一 二 質野堂記 抄本無陳氏字雲山二字回易 垣校
愛蓮堂記
文鈔卷一 三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文鈔卷一 四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第三卷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第四卷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文鈔卷一 八 玉林記
蕺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文鈔卷一 九 秋山記
文鈔卷一 十 中枝山葬記
丹泉墓記

丁十止

文鈔卷一 十一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庵記
竹溪道院眞武祠記
順寧庵記
西原庵記

第五卷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文鈔卷一十二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文鈔卷一十三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文鈔卷一十六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第六卷
記
杭州祐聖觀記

文鈔卷一十四 婺源羊鬬嶺施水庵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文鈔卷一十五 此樂堂記
氷雪相看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第七卷
序 文鈔序三十六首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寤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窺斑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古詩編序
文鈔卷二 一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第八卷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文鈔卷二　二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文鈔卷三　三
周公謹弁陽詩序　文鈔卷二　四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文鈔卷二　五
胡天放詩序　文鈔卷三　六
張君信詩序　文鈔卷二　七
張仲實詩序　文鈔卷二　八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第九卷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文鈔卷二　九

文鈔卷二十 許長卿詩序
文鈔卷二十一 李元凱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文鈔卷二十二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文鈔卷二十三 朱伊叟詩序
文鈔卷二十四 劉仲寬詩序
文鈔卷二十五 方端叟詩序
吳僧崇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文鈔卷二十六 珣上人刪詩序
文鈔卷二十七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第十卷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譜序
文鈔卷三十三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裒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文鈔卷二十八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文鈔卷二十九 遊南巖詩序
文鈔卷二十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文鈔卷二十一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第十一卷

序

文鈔卷二十二 王丞公遊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恆莊詩序
文鈔卷二十三 千峰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序

第十二卷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文鈔卷二十四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文鈔卷二十五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鄭文鈔作陳
送方中全北行序

文鈔卷二 二十六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葉茂叔之淮安序
第十四卷
序
文鈔卷二 二十七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文鈔卷二 二十八 送曹士[宏]序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文鈔卷二 二十九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文鈔卷二 三十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文鈔卷二 三十一 贈談星者謝生序
贈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文鈔卷二 三十二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文鈔卷二 三十四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文鈔卷二 三十六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文鈔卷二 三十五 送謝仲潛序

第十五卷

墓誌 文鈔墓誌銘四首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曾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文鈔卷三 一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文鈔卷三 二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第十六卷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文鈔卷三 三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澧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第十七卷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汝南處士秋君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第十八卷

題　文鈔題後書九首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與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眞
題獎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鶺鴒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稾

題會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二則
題盧鴻草堂圖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瓌報塵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文鈔卷四 三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文鈔卷四 四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孫常州摘稾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跋史和旨詩卷
文鈔卷四 五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袁通父詞卷
文鈔卷四 六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庵遺稾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第十九卷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厓圖
題怪水疎篁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文鈔卷四 七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芧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强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文鈔卷四 八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文鈔卷四 九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鄉試稟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七十二題翠仲至耳目志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七十三題元次山集
第二十卷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七十九跋中工人所藏吳傅朋帖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蜂說
瓶城軒銘
周氏彝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袁氏字箴
眞贊二首
仇仁近眞贊
鮮于君眞贊
周義烏眞贊
徐仲彬眞贊

代元賢見真人楚王彦洪摠管壽像見稽扔四卷後

單吉甫判官眞贊
韓仲友眞贊
任仲端題眞
蟾上人眞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鬼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甲十九 丙十二 乙二

第二十一卷
賦
可竹軒賦
耕寬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庵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王氏子葬述 七甲十 故常熟丞王公行狀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蠅虎賦
碧桃花賦
觀漁賦
第二十二卷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雎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第二十三卷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讀蔡氏獨斷
辨孔壁傳

佩韋辨
豢夸二氏誡
貓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告榆林廟文
祭張村干廚與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甲十八 俞肖堅哀辭
乙二十三 泰宇居士曹君哀辭
丁六 舒將仕哀辭
丁七 梅林二李公哀辭

第二十四卷

書啟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啟
回孫氏婚啟
回徐氏婚啟
范氏婚啟
舒氏婚啟
回弋陽趙教授啟
通燕右丞啟
通蘇教授啟
回凌德庸諸公啟
回舒子燕送鵞酒啟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啟
丁一 謝王廉訪書

疏
觀民閭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劉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劉子
說
漁說
諭
密諭 令刻誤密
第二十五卷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三節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二句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爲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節
祭如在 一節
第二十六卷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官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艮冶之子
善人爲邦百年 馬前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清兮 二節
惻隱之心仁也 八句
第二十七卷
古詩五言
九十八首
排律
一首
第二十八卷
古詩七言
六十五首
第二十九卷
律詩五言
一百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第三十卷
律詩七言
五十九首

四卷後附錄三首

絕句五言　二首
五雜組
絕句七言　八十八首
札記附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肎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八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敝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淡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九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

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劉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會稽志劉源鄉在嵊縣舊傳戴安道所居

此序以明初刊本校正

辛巳冬沅叔記於藏園

戴劉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瑯又再傳而徙劉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八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除

記

仁壽殿記 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諗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

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冬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卽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劉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集中圈點何氏用朱筆梨洲文鈔用墨筆其榮筆則垣僧為之閻有管見參攷附注於上陸筆書之 炳按又記

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鬬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甿巖穴之叟投緡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爲附屬迨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箠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

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爲縣也。廟學棟宇幾爲兵廢。襄貢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籓不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爲守。悒然歎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鏝補茅塞。闖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

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鄰亂。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閎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交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孜稱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荅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顧變變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詠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爲摭實記載如左。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

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艱闢　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卽祠建塾徽朱文公以涖仕嚴戴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卽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諗于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卽肅公之墓岡溪榮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蹟秦皇酒甕射的玉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旣定里士亦發藻洎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廬庖湢之舍凡爲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冶銅陶土劖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

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鄰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劉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郡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動絢飾宮碑鉅楊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韋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燼礫問其本

不稱宋而稱江南失體

未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
被紱綬來爲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澁是官者薄其地迂
廩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
謁靡寄饗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
是欲誰諉耶卽易瓦補塞修甓窒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
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諸事旣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
田十五畝繼而詢荒廢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
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
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
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爲不圖荒涼契闊矣而
復有歌舞雩觀矍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未
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公衆事完顏公臨其
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翟
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
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
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
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
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
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
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貲
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
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

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閭散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磬石聘文願著興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北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鵝湖東與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

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繚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侯)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頹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牆甃文逕余

李陽雷抄本
伯李公雷

嘗以暇過趙君岡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闕華表翼其後心甚羨之問水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鉏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河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峰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盟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于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爲摭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銀峰義塾記

銀峰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峰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

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競競然惟恐墜思齋基搆是懼而銀峰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橐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

構垣按構玉篇架屋也構搆謂不解事也義迥別

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儀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冊琴瑟興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僎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

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刻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蕞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榱繡戶文軒暢轂弦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蒿藜蓁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蟄野冤之往來甲勞窮寂而已矣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楊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

垣按構當作構說見前

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眞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高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廬告成淺衣釋榮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鞏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陋傺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撙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憩且復置元幕于賓營左挺公廩于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絶爲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倪士庶來游來觀驚嗟歎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眾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能稱不屢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

郭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盍
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
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畝
畝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
多能鮮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
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
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于吏部
率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
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
爲而無愧事爲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
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
而文方盛年已能崛然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
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廉聲厲馳讞議
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
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
吏者必違儒將融操異以適于世用是旣蛻去州縣之拘
勞而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己尊而
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
久已溢顧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遣使
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

既抄本作豈
豈誤
待下抄本有
其字

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濱浙之塗通置船官騎廄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闊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概于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乃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廛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

撤誤撤此刻誤

亭治疑治亭社抄本作杜似誤垣換當以亭治爲是

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諸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侯之可紀者眾以余之爲民于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其缺敗振理頹廢昔之撤牆夷竈而逋亾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廨之局營社之壇蔽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敝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壅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栝實酌强耗推籍士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

坐俗灶字之訛

逋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旰囂囂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辦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坐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汙鳩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吏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計也臨涖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娛宣憊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筆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甓者亦有風神高曠視吏事不足涴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桂笏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麤不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

茈与底同可不必改後倣此

績此刘误

以茈後蓋非謝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由三江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餱糧不屬至自備餐糜以濟其饑乏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其驩其虧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孚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劉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爲之官爲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侯實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匡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乃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凡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爲甃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甚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內暢以爲清脩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爲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爲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爲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修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詠歎以發寒光之美無虛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爲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暎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爲之徽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榱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隳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既又捐田白龍以爲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爲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

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由高曾以來怵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爲展省之地而名之曰時思子幸爲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爲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亾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祔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脩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爲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

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漯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爲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鄰舊壯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柴告恩虎羊蹲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

恩抄本作思

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爲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塡擁歲時會合鳴鐘鼉鼓笙絲磬筑相讌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搆纍纍然無間壤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覩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

足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勤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息爲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陰臥則曲肱於喬木之下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

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
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
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
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勳名世祿之家
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
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
光於前眞美乎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
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蓋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
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
歲秋月紫芝之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覩驚未嘗有
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
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
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爲
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
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
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卽獲獲之而
疑者輒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
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卽之郁而柔藏之
忍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

盖与盍同可無改

忍別本校作紉
人誤堅忍字與

榮河謂河出榮光別本作榮非 老將此刻誤倒下字疑衍

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也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淸識雅藝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敎唾者噓爲祥風飮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枿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老將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盜華不病囂名生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羈而慰其晩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甚山逆溪迴遡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爛暴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者尙衆旦夕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之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有游吳門得此校本於來青閣中係共四卷其五卷闕檢通考楊書目有劉源集此寓本同假以北行暫毋祝之則殘帙祇得十六卷而佚卷有二在其中校過廿五六卷各補脫文行回鼓興勘共訂正又數百字大抵與何校合者十之五六而出何校外者亦二三焉刻泰華劉此集附校讐頗為精審而遺漏者如此之多則未能搜集眾本故也然百年前舟車艱阻閉見曰之寡蔽藏書家又多珍秘為心安能今日之輸軌通驲都市華耒郵傳便捷歸若於芳人哉書此志喜云

乙丑六月初三日傳增湘記

劉源集卷第二

記

遺安堂記 稍煩然自有味

元 戴表元 譔

辛卯之春余遇滏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篝塗廄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煜煜甚余深歎羨以為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滏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為樂無何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纍纍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

凡抄本空校从
毛抄本作契字

官原刻作宦
此刻误

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
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既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籤尋棄歸
亭上壽浮沈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
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
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
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
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滏陽田里閒歲時豚酒相徵
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
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
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
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
謂君子人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畝者不
談說游官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
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
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
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樸質蓄
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蟄震遇啟隱璞遭識
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沖掩抑欲尋龐德公
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
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計較於人
己禍福之間其達纔勝於常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
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

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滎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睦婣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悃愊力勤而趨本南爲浙其土氣清妍沃潯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鎭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廛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甍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墟壤德祐之儆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刱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

野之堂而觴詠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文檻一一如意而
麻姑之支峰離羣偃行與湖相須駐伏堂背欹種之田曲
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
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瀁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
曠寬而悃慤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
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漪之在
宵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
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絶續之際天又瑞其所
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
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
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
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
浙間者爲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
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彦受者於子弟愿甚
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彦受將築讀
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
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
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
然乎林木之蒼然其蔚藹蓊鬱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悦
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

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巒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彦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彦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劉源先生幼而嚚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脩雞犬驢噑又未嘗不起下鄰結社之義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

直此刻誤植

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植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岩甍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衛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

持衰窮之身託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尚可削其十之三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荊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賚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

其中歲己亥孟秋既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既繪爲圖畫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誦讚羨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竝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剸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卽扶藤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雁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誇讚羨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蒂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涼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願而要其定焉彼加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涖官有能績蓄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匯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停
坡其水舂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獨近乎儒
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楊曰
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
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
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卽止而爲
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
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
山偏而偏今夫匯溪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
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匯溪之中爲止之又
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
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
峰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詠之迹班班具在至
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婦音
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煙雲蔽遮不可物色其
南之荒關斷棧鼯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
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
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
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絶識之士揮而
卻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略無絲毫畦畛
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
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

拈心字点头射而
南杜撰之風
形家言龍脉
結穴亦妙此說

若頭佳而句法
則時矣

皮陸四明九題得
之謝遺塵有唱
咏而未嘗躋攀
也

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眞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箑蓑薪屐屩岸接鼈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葢允涵家世儒窶自先君子以瓜蘗爲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舍廣室閭師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沈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俠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慽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鬬回念

寤字衍
垣按筮當作莖
爾雅莖莢蔽
藉註草名

淸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胃問秖益穢濁可醜耶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靑徐拜冀之郊談王說伯何所不存晩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淺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淸何耶天惟淸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淸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淸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威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靑山白雲庵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廛居倚廬有南山於廛中瞻眺爲最勝嘗

明今刻誤石

檜改礫

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
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
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
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
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名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
字願揭翁堂顏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賜
高髯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慶然堂雖落成
翁未嘗卽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
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毀獨此
堂者巋然榛櫟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
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
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
始余忻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卬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
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
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汝預乎煙雲巨壑之
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鍬
鑿林垣奪乎綺穀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鐘與隸
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
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
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墅
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
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

相羽校語言並別帶一種時氣

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鬚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酣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眞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煙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閭閻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既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

原校夢疑作梦寐

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陰濕而蓊鬱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欲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猷欲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蟲之歌唫不儉於鐘鼓之考擊上原之陟降不煩於箠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懌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延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

原校閘黃菟圃云閘不如登為妥且下云登樓之什則登是矣

垣按文義謂与游者閘多所詠述而已不附名于末黃似誤會

垣按鮮于伯幾名樞从木為是

急誤及此刻誤

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及有所須而爲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眞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歎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宇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刻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

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忠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遑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欲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繙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之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者何其愚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佚老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者知慈少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衣冠翔焉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塡塞往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爲記

改用三之字文義全乖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疎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竊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爲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藿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

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問仲實子之安恬惓慤言眞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臧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

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忝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脩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闕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蹙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焉爲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

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陵節蹶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齔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淩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薇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癡氣眊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靜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翫俯有魚鳧鷗雁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連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斕斑之衣侍寬閒之燕日暄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藪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

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姝姝其容訾訾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葢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笄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韝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輿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輿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道光乙巳首春中旬炳垣點讀是冊畢